

白 求 恩

章 学 新 编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陈衍宁

插图：陈衍宁、汤小铭、
伍启宗、林 壖

白 求 恩

章学新编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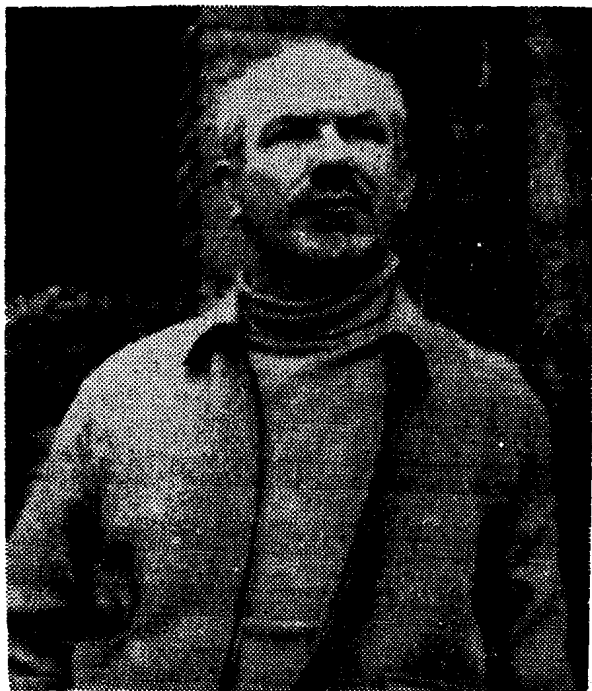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

*

787×1092 1/32 4 3/4 印张 63千字

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R 11056·34 定价0.28元



诺尔曼·白求恩(1890—1939)

目 次

找到了真理.....	1
不远万里来中国.....	7
延安等待着你.....	12
幸福的会见.....	18
“我就是个战士”.....	23
“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.....”.....	28
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.....	33
毛主席任命的卫生顾问.....	37
松岩口的节日.....	40
“要关心大家”.....	45
“我是O型!”.....	50
“我相信,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”.....	55
“到伤员那儿去!”.....	60
踏遍青山人未老.....	64
火线上的日日夜夜.....	70

白求恩为自己治“病”	78
满腔热情，一丝不苟	84
东征医疗队	90
“人民的力量比五台山还要大”	96
“法西斯永远不要梦想征服中国”	101
为了共同的战斗目标	106
高贵的礼物	112
最后的巡视	116
战斗在摩天岭	122
带病工作	127
“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……”	131
“向着伟大的路，开辟前面的事业！”	136
白求恩之歌	143

找到了真理

加拿大的马斯科卡湖南面，有一个不大的市镇，叫格拉文赫斯特市。这里有平静的湖泊，苍郁的树林，风景十分秀丽。一八九〇年三月三日，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·白求恩在这里诞生。

那年代，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，正在向国外扩张。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，纷纷侵入加拿大。在资本主义掠夺加拿大的日子里，白求恩度过了童年。

中学毕业以后，因为父亲的收入少，供不起白求恩上大学，他只好到轮船上去当伙夫；到加拿大北部的大森林里当伐木工人；在大学食堂里当服务员，靠自己劳动挣得的工资，来缴付上大学的学费。这些经历，使白求恩有机会去接触劳动人民，同时，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，磨炼了他的意志，也锻炼了他的身体。

一九一四年白求恩二十四岁那一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加拿大政府宣布参战。白求恩被迫中止学业，应征入伍。他随着加拿大远征军，横渡大西洋，

到了法国，在远征军里当一名担架员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是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血腥战争，是世界人民的灾难。惨痛的事实，教育了白求恩。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：

“这儿的屠杀使我感觉到可怕极了。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值得来这一趟。在医疗队里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，只看到战争的浪费。”

不久，白求恩因受伤回国。他勉励自己说：“战争浪费了我的青春，我要把丧失的时间追补回来。”

战后，他到了英国的首都伦敦，在一家医院里当实习生。他一面工作，一面学习，立志要成为一个外科医生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贡献。他利用实习的机会，到欧洲各国的大城市的医院里，观摩有名望的医生做手术，来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。

一九二四年冬天，在美国的底特律城里，挂出了一块外科医生诊所的牌子，医师的名字是：诺尔曼·白求恩。

底特律城是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心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工商业出现了虚假的繁荣。这里是资本家的乐园，却是劳动人民的地狱。

一天深夜。“砰砰砰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惊起了白求恩。他打开门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，站在惨淡的路灯光下，满脸愁容地说：

“医生，我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，可是那些医生们都不肯……”

原来，这是个失业的汽车工人，他的妻子快生孩子了，因为没有足够的钱，医生都不愿意去接生，他只好来敲白求恩的门。

白求恩二话没说，背起急救箱，跟着这个失业工人来到郊外。

一辆被人们抛弃的破汽车车厢里，住着这个失业工人的一家。昏暗的灯光下，躺着一个营养不良的产妇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在失业工人的协助下，白求恩给这个贫困的家庭接下了第三个孩子——一个瘦小的婴儿。

白求恩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，失业工人从上衣口袋里，掏出一张仅有的钞票，十分抱歉地递给他，喃喃地说：

“医生，这是我仅有的一块钱……”

白求恩接过这张留有体温的钞票，摺起来，塞进对方的口袋里，诚恳地说：

“你比我更需要……”

在回诊所的路上，白求恩心里很不平静。他气忿地责骂那些不愿意助人之急的医生：“他们没有资格当医生，他们是只知道赚钱的商人！”

在底特律的诊所里，白求恩常常迁到这样的事：有的病人，因为没有及时治疗，耽误了病情，弄得难以挽救。有时候，他脱口而出地问：“为什么不早来治疗呢？”可是，回答几乎是同样的一句话：“……因为没有钱。”

“最需要医疗的人，恰恰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。”这就是白求恩从生活中看到的事实。他逐渐觉悟到，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局面，一定要首先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。他说：不改变这种社会制度，医生要献身于维护人民的健康事业，不可能。”

打这以后，白求恩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，关心着斯大林领导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，关心着工人阶级为争取解放的群众运动。

一天下午，在加拿大的大城市蒙特利尔的一条大干道上，一群男女工人，打着白布的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我们要面包！”“我们要工作不要救济！”喊着口号，示威游行。

队伍浩浩荡荡，挡住了白求恩的汽车，他走下车来，关切地注视着失业工人的游行队伍。

忽然，两队骑警，组成密集的队形，横冲直闯地朝着游行队伍冲来。一刹那，警棍飞舞，马蹄乱蹦，警笛的尖叫声和人群惊呼声，酿成一片混乱。手无寸铁的男女工人，一个个倒在地上，殷红的鲜血，在柏油路上横流……。

白求恩紧皱着双眉看着这一切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屠杀！残忍的屠杀！”

第二天，在贫民窟的一间小屋里，蒙特利尔市失业工人协会正在开紧急会议。白求恩轻轻地敲门进来，递上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：“圣心医院外科主任、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：诺尔曼·白求恩。”他热情地说：“我是医生，你们把受伤的工人送到我这儿来，我一律免费治疗。”

以后，白求恩经常出入在肮脏、低矮的贫民窟里，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：“白求恩同志。”白求恩感到：这个称号，比“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”还要来得崇高。他曾说：“这是共产主义者的普通工人给我的一个新的名誉学位，我觉得，我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。”

这条新的道路，把白求恩引向一个新的世界。

一九三五年夏天，白求恩来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。他是来苏联参加“国际生理学大会”的，但是，他只参加了一天会，大部分时间，都在苏联同志陪

同下，参观医院，访问疗养院，作社会调查。在这里，他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民经过十月革命，摆脱了资本主义的锁链，正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。两个月以后，白求恩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，回到了蒙特利尔市。

这时候，德国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，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，正在疯狂地叫嚣“扑灭共产主义”。他们的炮口对着整个欧洲和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。在亚洲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做统治亚洲的迷梦。在中国，蒋介石反动派，正在发动内战，“围剿”中国共产党。世界上的法西斯强盗，都把共产主义诬蔑为洪水猛兽，用武力镇压共产党。

在法西斯分子狂妄叫嚣“铲除共产主义”的罪恶声中，白求恩毅然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。

从此，他找到了人类前进的伟大真理。

不远万里来中国

一九三六年七月，西班牙的内战爆发了。

事情是这样：这年二月，西班牙的人民，在世界的民主潮流推动下，建立了劳动人民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，通过人民的选举，成立了联合政府。西班牙的法西斯头子佛朗哥，妄想推翻联合政府，和德国、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勾结起来，发动反人民的内战。大量的轰炸机和大炮，从德国，从意大利运进西班牙，糟蹋西班牙的领土，屠杀西班牙爱国的军民。

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，在法西斯的炮火包围中。

为了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抗战，全世界进步人民，纷纷组织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，来到西班牙，和那里的爱国军民并肩战斗。

一天晚上，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主任，来到白求恩的寓所，告诉白求恩说：

“委员会决定，派一个医疗队到西班牙去，大家一致认为，由您担任医疗队队长最合适，不知道您愿意不

愿意？”

送走了客人，白求恩猛吸着烟卷，在寓所里踱来踱去，沉思起来。

白求恩这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。在美洲的医务界，他享有很高的荣誉，受到许多人的尊敬。现在大家要他担任医疗队的队长，是对他的信任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他就要离开良好的工作环境，优越的生活条件。思想上有些矛盾。最后，白求恩想到，为了消灭法西斯，为了支援英雄的西班牙人民，他断然决定：“与其说一百句空话，不如采取一个实际行动。”他决心放弃个人的利益，投身到炮火连天的西班牙战场。

一个阴沉、寒冷的冬日，白求恩率领加拿大医疗队，来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。

法西斯的轰炸机，在头上盘旋，炸弹迸发的火光，在身边闪亮，血和火在考验着马德里人民。白求恩花了五天时间，巡视了马德里的军用医院，考察了马德里城外的火线救护站，他发现有许多伤员，因为没有及时抢救，流血过多，失去了生命。如果能在接近前线的地方，给伤员输血，有不少伤员是能够得救的。他回到马德里，设法筹办了一辆救护车，车上装有冷藏鲜血的设备，载着马德里人民贡献的血浆，开赴前线。

这天夜晚，马德里郊区的战壕附近的树丛下，打着

一辆救护车，车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从炮火的闪光中，映出了牌上写的文字：“西班牙——加拿大输血处”。

白求恩和助手们，冒着炮火，弯着腰跑到战壕里，亲切地走到伤员身边，借着暗淡的月光和炮火的闪亮，一个一个地把伤员抬到救护车旁，进行检查。

一个年轻的人民军伤员，两颊下陷，嘴唇松弛，眼睛半闭着，皮肤又凉又湿。白求恩解开他的衣服，仔细地检查。白求恩对助手们说：“他的伤并不重，但是失血过多，如果再拖延时间，生命就危险了。”

说着，他们从车上取来输血的器械，在战壕边上给伤员输血。随着鲜红的血液输入年轻战士的脉管，伤员渐渐苏醒了，眼睛微微睁开，冰凉的皮肤，慢慢暖和过来，不一会，伤员嘴角露出了笑容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！”白求恩兴奋地说。

他立即点燃了一支烟卷，送到年轻战士的嘴边，那战士深深地吸了一口，随后，发出了喃喃的声音。白求恩虽然听不懂西班牙语，但他完全理解，这是战士在向他道谢。

这一夜，白求恩为十二名伤员输了血，使战士惨白、垂死的脸上，重新显现出生命的微笑。

令人兴奋的消息，在马德里的前线飞一般地传开了，人们激动地欢呼：“战地输血万岁！”

正当西班牙人民在西方抗击法西斯暴徒的时候，在东方，日本法西斯强盗，向中国人民伸出了侵略的魔爪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。

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率领下，刚刚结束了世界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立即组织群众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。

这时候，白求恩正在美洲大陆。

他暂时离开西班牙，回到美洲，目的是要向美洲人民揭发和控诉法西斯强盗在西班牙的暴行，呼吁进步人民，更多地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抗战，制止法西斯匪徒的侵略。当白求恩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消息后，抑止不住满腔的怒火。他在群众的集会上，大声疾呼说：

“法西斯正在向二千四百万西班牙人民进攻，现在，又发动了对占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侵犯，如果让法西斯分子的罪恶政策继续下去，那么，世界上的男女老幼，还有什么安全的保障？”

为了制止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东方的暴行，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，这个代表美国进步人民的

组织，决定派出一个医疗队，支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。白求恩本来打算回到马德里去。因为一批美国医生，刚刚启程去西班牙，这样，白求恩就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，率领加美医疗队，奔向抗战中的中国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，白求恩携带了一批医疗器材，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启程，横渡太平洋来到中国。

在来中国的途中，白求恩给他的家属写信说：

“……西班牙和中国，都是同一战场中的一部分。我现在到中国去，因为那里是最迫切需要我的地方，也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。”

白求恩经过香港，到达了武汉。

延安等待着你

一九三八年一月底，白求恩从香港到了武汉，号称蒋介石政府抗战中心的武汉在一片混乱中。一个半月之前，南京的国民党军政大员，带着沙发椅、钢丝床，慌慌忙忙逃亡到武汉，现在，他们正忙于占房屋，安排自己的安乐窝。大干上，国民党的军队，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。敌人的飞机一来，于头巷尾，乱作一团，但是，警报一解除，美国式的爵士音乐，马上在午场酒馆里疯狂地弹奏起来。国难当头，国民党的老爷们仍然在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。

在武汉，白求恩参观了几个国民党的伤兵医院。他看到的是一片悲惨景象：伤兵们包扎着带有脓血的绷带，一日复一日地没有人来过问；没有换洗的衣服，没有干净的被褥，冷冰冰的水泥地上，铺着几根稻草，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半死不活地在那里喂虱子。

“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！”白求恩忿忿地骂道。国民党几次派人来，要求白求恩到他们那里去，都被白求